

重霾频袭,北京多数学校却对家长“众筹”净化器说“不”

# “洁净空气”进校园? 难!

受访者呼吁,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需要理性研究,尽快让教室成为“避霾港”

本报讯(记者尹晓燕)“PM2.5 超过 300 了,孩子的咳嗽还没好,我打电话给老师请一天假。”2015 年 12 月 29 日,看到手机上北京市预警中心发送的霾黄色预警信息,程女士再次陷入忧虑,她最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女儿就读的中学,能够尽快在教室安装空气净化系统。

2015 年 12 月 8 日和 19 日连续两次发布雾霾红色预警,让北京的学校该不该安装空气净化装置,再次成为各校班级论坛上炸开了锅的话题。应对极端天气,北京采取的是

“停课不停学”。有家长担心,如果停课频率上升,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还是希望学校在教室内加装空气净化器以解决学生上学问题。更有家长表示,愿意“众筹”以加快“洁净空气”进教室的步伐。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北京除去部分幼儿园和小学由家长筹资在教室安装了空气净化器外,大多数学校对于家长仍然说“不”。

有学校负责人表示,空气净化器之所以难进校园,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在教室里安装大功率电器肯定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是否

会对学校用电容量产生影响?产品质量如何保证?密闭空间会不会出现交叉感染?如果出现安全问题谁负责?

据了解,北京有学校在教室内做过测试,开了净化器以后,门窗密闭,PM2.5 下降了,但是屋里几十个学生,二氧化碳浓度却超标了。受到目前市场上空气净化器的技术水平所限,使用后教室空气浑浊,长时间闷在教室里,并不利于健康。

此外,有的班级还出现家长意见不统一的情况,有个别家长拒绝出资。这样的情况安

装不安装?对此,有业内人士从公平性角度表达了顾虑,担心不同班级的不同等级净化器会让学产生攀比心理。

不可否认,雾霾问题的确存在。然而,让“洁净空气”进教室,与单个家庭的空气净化问题复杂程度肯定不同。

有专业人士提出,学校教室如此大面积的空气净化,绝对不是几台空气净化器就能解决的。更何况,室内又集中了几十位学生,还是需要类似于中央空调似的系统才会产生真正的净化效果。

对此,一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短期内给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安装新风系统不现实。“统一安装牵涉教育经费安排、项目立项、设备招投标等诸多工作,过程并不会太快”。

“学校有学校的顾虑和难处,但解决问题才是大家最终的目标。毕竟,孩子的健康等不起。”程女士无奈地说,她和更多的家长希望,教育部门能够尽快将保障学校“洁净空气”纳入议事日程,以便尽早让学校教室成为孩子们的“避霾港”。

不在麻将桌上争输赢,不在茶馆里论是非,学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接触新鲜事物,争取不与社会脱节……今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老年大学,恰如其分地说明,文化养老时代已经到来——

# 养老新追求: 就要这个“文化范儿”

■本报记者 李娜 高柱

“退休后不在麻将桌上争输赢,不在茶馆里论是非,老儿郎,老儿郎,背上包包上学堂,这是我们想要的幸福晚年生活。”四川老年大学学员余英民对《工人日报》记者讲道。

2016 年,四川老年大学新学期报名总人数已超 9500 人次。该校教务处主任陈平告诉记者,为了满足更多老年人的学习诉求,学校只能为电脑、绘画等热门课程额外增开新的班级。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争相涌入老年大学?他们在“求学”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什么?为了寻找答案,《工人日报》记者在成都进行了深入采访。

## 求所学 余生不落寞

身背斜挎书包、小心地捧着一个包装密封的卷轴……2015 年 12 月 27 日早上 8 点,84 岁的戴盛荣准时来到了四川老年大学。今天他所在的书画班有一场“盛大”的联欢活动。“一直教我们的书画老师准备‘退休’,大家要好好欢送他!”戴盛荣手里拿的卷轴,就是送给老师的离别之礼。

江河水走上轻舟,重峦叠嶂行飞鸟……打开层层包裹的外层,展开的是一幅气韵生动的山水画,戴盛荣的画十分有灵气,足见功底,然而他却告诉记者,在退休之前,他甚至连画笔都没有拿过。

1931 年出生的戴盛荣,幼读四书五经,青年时自愿参军,曾随部队出征抗美援朝,回国转业后一直在成都液压件厂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轻扛枪打仗,中年踏实从业,习惯了忙碌”。在 1991 年退休时,已是花甲年岁的人反而陷入了迷茫,直到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书画,他悬着的心才有了着落。

“学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每天都能接触新鲜事物,这里就像是我们的老年天堂。”戴盛荣说,通过到老年大学学习绘画,他结交了很多朋友,经常一起出去写生,日子过得丰富多彩,“生活不寂寞,还学习中开阔了视野!跟着同学一起去南海北走了很多地方,连海拔 4000 米的山都爬过!”

戴盛荣说,自打进入老年大学就像“着了



数码照片后期处理实践课堂上,85 岁的杨冰水一边认真记笔记,一边用摄影机录制上课内容,以便回家复习。 本报记者 李娜摄

魔似的”,十几年如一日学起来就放不下,期间他又相继学习了书法、文学、历史等多门课程,但绘画是一直坚持的,如今已经出了三本个人画册,“传统文化不能丢,我要给子孙后辈做个榜样!”

## 得所乐 仿佛又“青春”

教室书声琅琅,琴房琴声悠悠……2015 年 12 月 28 日,记者在四川老年大学的教学楼里看到,每间紧闭的教室大门背后都是白发学生们丰富的课堂生活。

历史课已经到了第十六讲,题目是“开河边砂锅根源——元朝的灭亡”,课前 10 分钟,白发学生们有的在预习,有的前后桌聊得火热,有的三五聚集畅谈着元朝始末……50 人的大教室里氛围融洽而热闹。

80 岁的刘祖舜在老年大学学习已经有 7

年时间,同时报了史学、音乐和太极拳等多门课程,但他最喜欢中国历史,平时在这方面也研究最多,每到这节课他就成为同学的中心关注点,大家都喜欢他用四川话讲的历史小故事,“你看我们在课上排排坐,课下也贪玩,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候!”

同一楼层的数码照片后期处理实践班的教室里还是一如既往的拥挤,白发学生们两人一台电脑,已经做好了上课的准备。85 岁的杨冰水至今学习电脑课程有 11 年,很多课程三年毕业后又重新报名从基础班再学,是这个班级的“老回锅肉”,课堂上,杨冰水在电脑前用支架撑起了一台摄影机,“年纪大了,记忆力不比从前,录下来回家再复习!”他说,现在自己经常用电脑看新闻,打字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不像年轻人在键盘上双手可以像弹琴一样,就会用手指一个地敲,是‘一

指禅”! ”杨冰水笑道。

## 学有所成 从未与社会脱节

“不用应付考试,可自由选择喜欢的课程,老年时代的校园生活实在美好,永远也不想毕业。”几乎所有受访老年大学学员都对记者表达了同一心声: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85 岁的余英民早上从医院输液回家,便一直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自 2013 年高血压病复发住院后,他便一直没有再去老年大学上过课,但每年报名时还是会托儿子去交学费,“很想念班级的同学,实在走不动了!”

余英民退休前是一名党政机关干部,在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整 20 年,期间无论寒冬酷暑,风吹日晒,从不无故缺席,体力好时“骑自行车哼着小曲儿去上课”,体力渐弱时“步行

哼着小曲儿去上课”。余英民患有高血压病,还曾因胃溃疡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而在“读书”这 20 年间,他“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他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年坚持的书画学习。“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锻炼身体,书画会友”是余英民对老年求学生活的最大体悟。

“在老年大学时,到点上课,课下还要继续钻研如何把画画得更好,生活紧张又快乐,从未觉得与社会脱节。”据余英民介绍,因为在绘画方面有所长,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参加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不仅如此,学画期间他还经常把自己的书画作品赠送友人,亲朋迁居、儿女婚嫁,只要有人求,他一定应,“大家喜欢我的画,我就更有动力好好学,他们的赞誉和感谢,让我心灵获得了慰藉,特别开心!”

## 老有养 物质精神双充实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老年大学如同老年人群体的一个精神乐园,他们在其中得所学,有所乐,有所成,生活滋润而又多彩。眼下,一个利好的消息是,杨冰水和他的数码照片后期处理实践班的同学们即将迎来更加宽敞的教室。日前,四川省民政厅已为四川老年大学划拨了新校区,新校区在 2017 年投入使用后,四川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尴尬将会得到缓解。

“在今天,老年人有什么样的晚年生活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了。”四川老年大学协会常务副会长、四川老年大学校长何云认为,当前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数量可观的老年人从工作岗位退居家庭生活,而当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保障时,则开始对精神层面有了更为迫切的追求,“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老年大学,恰如其分说明文化养老时代已经到来。”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一位老年人背后都是一个甚至多个家庭,一个健康的老年生活对家庭意义重大。“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胡光伟认为,以人为本的养老保障必须是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管齐下,当文化养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政府必须在场所设置、平台搭建等方面做出功夫,因为这项工作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 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结果发布

# 多数父母存在养育焦虑

家庭教育分工中母亲唱主角,父亲“缺位”近一半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近日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发布会,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的主要结果和核心数据。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和行为习惯整体向好。九成左右父母对未成年家庭保护的法律规定表示认同,九成以上父母自我感觉家庭关系良好;父母对自身教育职责的认识趋于理性,家长最看重教育责任;同时,父母的人才观趋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并且更加务实,父母首选是希望孩子成为“敬老爱幼有家庭责任感的人”,比例达到 78.3%,其次是“身心健康阳光快乐的人”,达到 76.1%。

但调查结果也表明,家长的家庭教育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倾向性问题。多数父母存在不同程度的养育焦虑,“人身安全问题”、“学习成绩不好”、“没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心理

健康问题”等是父母最担心孩子的事;家庭教育分工中母亲唱主角,父亲“缺位”近一半;调查发现,目前父母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习,七成以上父母会“陪孩子写作业”,而家长在有关儿童法律的学习方面也有欠缺,认真学过的不足一成。

根据调查结果,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认为应做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顶层设计,建议尽快出台家庭教育法;将家庭教育知识宣传普及和与家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建立家庭教育指导者资格认定制度,实行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机构准入制度等。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表示,此次调查以中小学生父母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范围覆盖北京、天津等 28 个省区市的 93 个市县。调查方式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文献研究和网络调查。

## 科教时评

# 组织作弊入刑刹不住泄题惯性?

■舒圣祥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已平稳结束。日前,教育部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反映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教育部有关部门立即报请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教育部的一条长微博,证实了周末就已遍传网络的考研泄题“传说”。

最近几年,国家级考试曝泄题事件。为了杜绝“绝密”的试题被盗,于去年 11 月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然而,如此严厉的惩罚,何以刹不住一些人考试作弊的侥幸心理与行为?

早在百年前,针对学术作弊的时弊,严复曾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

之,始于作弊,终于无耻。”去年 8 月份,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0.4% 的受访者确认自己或周围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作弊行为,66.6% 的受访者感觉当前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当这么多久经考场的人,非但对作弊不反感,甚至有人处心积虑谋求泄题,并在求得后践行互联网共享精神,就不难想象泄题背后是个怎样的“市场”。

作弊入刑依然有人作弊,究其原因,最为主要的一点是有作弊需求与市场。特别是这种需求与市场,又明显来源于高等教育,甚至是教育的整体功利化。例如,考研者众,但是能够真正潜心研究学术者几何?答案显然并不乐观,如此功利扶翼的教育,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作弊,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相比替考作弊,高科技作弊之类,泄题作弊不了之的概率最高。因为前者查起来相对容易,后者却把水搅得太浑了,不仅难于调查,组织重考的成本又太高,于是往往找几个

替罪羊了事。这一次,在教育部微博发布考试“已平稳结束”的语境下,只是“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还会组织重考吗?如果不会,大饼就不会摊得太大,泄题入刑自然也就阻止不了泄题泄题。

需要强调的是,要想通过法律条文震慑作弊作弊,还需要很多的制度补齐。比如,关注泄题应成考试组织者考前必做功课,而不是总等到事后才去证实。如果不彻底斩断考试泄题的利益链,从试卷命题、印制、分发、运送、保管等环节严格把关,仅靠“事后诸葛亮”式的补救方法,难保下一次不发生类似的泄题事件。对泄题事件,不仅仅需要司法介入进行严厉打击,更需要通过调查寻找“治本药方”,建立健全相应的防控机制和应对机制。如此一来,才能真正杜绝泄题事件,确保考试公平公正。



同时登场 漫画 赵春青